

生活本来就是个鸟样，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把自已变成森林……



Heart blindness

心盲

面对茫然无措的生活形态，捕捉细腻的心路历程，
撕开血淋淋的面具，直击灵魂。

一少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心盲

一少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盲 / 一少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6.12

ISBN 978-7-5190-2362-1

I. ①心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7479号

心盲

作 者：一 少

出 版 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陈宝光

责任编辑：闫 洁 王 萌

封面设计：邢海燕

复 审 人：刘 旭

责任校对：傅泉泽

责任印制：陈 晨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85923043（咨询）85923000（编务）8592302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85923000（总编室），010-85923020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：clap@clapnet.cn Yanj@clapnet.cn

印 刷：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880×1230

1/32

字 数：120千字

印张：6

版 次：2016年12月第1版

印次：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0-2362-1

定 价：48.00元



目录

第一章 风起 \ 001

第二章 鱼欢 \ 028

第三章 道义 \ 045

第四章 江湖 \ 071

第五章 雪舞 \ 095

第六章 血色 \ 114

第七章 冰刃 \ 143

第八章 拈香 \ 162

第一章 风起

1

天色阴沉，远处的灵毓山腾起层层薄雾。

葱郁的水杉林与山顶的寺庙将自己隐匿了起来，山脚下的湖泊也在酝酿怎么藏起渔家的乌篷船。而此刻，阿山正散步到了湖边，每天傍晚的这个时候，是他留给自己休息的固定时间。他看了看水面鱼儿的游动有点骚动不安，停下来，点了根烟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没抽到两口，湖面上波点轻漾起来。

原来，他在等一场雨。

他站在湖边渔家的竹棚里，看着雨中烟笼的湖泊、连绵的青山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像是正在享受一场雨的盛宴。是的，他就是喜欢这个江南小镇此刻的宁静，特别是这雨中的江南小镇。

阿山住在距山一公里左右的观塘。他本不是小镇的居



民，搬过来住是才两三年的事。镇东头那座独立的、半木质结构的老宅子就是他的家。

他每天在家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写字、看书、喝茶，他是个职业的专栏作者，出过几本小说与散文，发不了财也饿不死。因为喜欢安逸的环境，前几年毅然决定从省城搬回老家住，这个老宅子便是他家的祖屋，从他爷爷的爷爷那辈一直留传下来。虽然是老宅子，但是当代的生活设施一样也不缺。在搬之前进行了一番修整和内部设施的改造，网络、空调、数字电视、管道煤气、抽水马桶，等等一应俱全。

他平时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是傍晚的散步与做饭，一般男人都不喜欢进厨房，阿山不一样，他对烧菜情有独钟，把它看作是一种享受。但，他是偶尔兴致来了才发挥一下，正常还是刘妈做饭。刘妈是阿山的家佣，准确地说，是跟随他母亲嫁到他父亲家的佣人，但他母亲一直当刘妈是姐妹，都把她当做家里人，在阿山眼里刘妈跟母亲一样。

老屋的前院里有棵桂花树，每到秋天的时候，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桂花的香气，刘妈说它的年龄比阿山大两倍。院角有一个小假山式的花圃，阿山喜欢伺候这些可爱的花儿们。木质的廊檐下，是一排雕花木格的窗户与中堂大门，背面早已装上了玻璃，阳光可以透进整个中堂与左右厢房。

地面都铺上了仿古大理石，中堂摆放的老家具可以看见腿脚、把手都已磨得圆滑。再进去是内堂的客厅，现代沙发、地毯、茶几与刚才形成穿越式的对比，由于色系考虑得比较

到位，所以并不突兀。

内厅的左侧是厢房，右侧是过道与楼梯，可以直接上二楼的房间。穿过右侧的过道通向后院，是凹形的带回廊的两排房间，阿山便把右侧房间变成厨房与餐厅。后院里放着一些盆景，院中间的小道铺着青石板，看上去散发着年代感极强的光泽，沿着青石板走到院中间，是一口水池，八仙桌那么大，正方形，泛着青黑色，边缘有些地方沿着纹路长着青苔，这是一整块的石头打凿而成的水池，阿山喜欢站在水池边看着水中的鱼儿自由地游荡，有时一站就是半个小时。

阿山从湖边往回走的时候，丝丝的细雨仍然随着风偶尔扑到脸上，他并没有厌恶的神情，只是抱了抱臂膀，这雨后的江南小镇略微有些凉意。天空依然阴沉，他抬头看到远处灰色浓厚的云层正急急地翻滚过来，风也慢慢大起来，这场雨还没有结束，刚刚只是个前奏，主曲部分就快上场，他并没有因此加快脚步。

在他看来生命中有些风雨无法避免，与其回避不如从容面对，所谓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
这个夜晚跟往常任何一个夜晚都一样。

晚饭后阿山盘腿坐在内堂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各卫视轮番重复的“肥皂剧”与选秀比赛，这样的娱乐内容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调剂，总强过看那些闹心的荒唐新闻，让人心里堵得慌。窗外并没有下雨，风依然很大，可以听见呼



呼的声响，似风在喘息。刘妈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茶几上，也坐在沙发上看起节目来。

阿山泡了一壶铁观音，倒了一杯递给刘妈。

大多数的夜晚，他跟刘妈就这样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打发时间，偶尔聊两句。刘妈才过来住了不到两年，之前一直住在阿山省城的家里，可她非要过来照顾阿山，说自己每天闲得发慌，还是习惯每天烧饭给阿山吃，心里踏实。

其实阿山知道，那是老人家孤独了。

卫视台在放着一场选秀的比赛，刘妈虚着眼睛盯着屏幕。这两年，他明显感到刘妈在老去，双鬓夹着白发，眼神也退化了，每一次注意到这些细节，心里总阵阵悸动，可是，自己明白有些事无能为力，比如苍老。

“山呀，这个歌怎么跟我们以前听的不一样哇？”刘妈虚着眼睛盯着屏幕说。

“这歌啊，歌还是以以前的歌，只是重新编了曲，重新演绎的，现在都流行这么唱。”说着，阿山喝了一口茶。

“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样子，现在这样听起来怪头怪脑的。”

阿山呵呵笑了，忽然一道亮光从木格窗户闪过，接着轰隆一声。“刘妈，是不是打雷了？”

“啊？打雷？没有呀。是电视里的声音。”刘妈继续看着电视，阿山以为自己看错了听错了。接着又是连续的亮光从窗户里穿射进来，轰隆声翻滚着由远及近，咔嚓咔嚓两声，

好像在老屋的房顶上炸开了。

“啊，山啊，真是打雷了。真是怪事，这都入秋了怎么会打雷呐？要不要把电视关掉，别打坏了。”刘妈转过头对着阿山说。

“自然现象很正常。看来这场雨是逃不过了。”阿山刚说完，只听见窗外呼呼的声音隐隐约约像是从远处奔过来，跟风声的喘息完全不一样，这呼吸带着湿湿的重力感。

“雨下过来了哇。”刘妈说着起身去关后堂的木格子窗。

顷刻，大雨已至。说是倾盆之雨一点也不为过，砸在木格窗的玻璃上啪啪作响。雨水在玻璃上像直接泼下来一样。

“刘妈，看会儿电视你早点睡吧，要不然散了神就睡不着了。”

“嗯，山呀，你也早点睡。别老半夜还在那写啊写的。”

刘妈说着穿过过道向后院左侧的房间走去，一道闪电照亮了她的半边脸，显得那么苍白瘦弱，阿山心里一阵紧，世事都是不可预料的，他相信宿命。

心里一股莫名的慌促感升起，没有缘由。

2

阿山又给自己泡了壶铁观音。

洗茶、冲茶、斟茶，铁观音浓郁的香气飘荡在空中，他这

几年已经习惯并喜欢上了这种安逸的生活方式，他给自己点了一根“七星”，雷声的频率已经降了下来。

继续看着卫视台直播的无聊的选秀节目，突然茶几上的手机发出了叽叽叽叽的短促呼叫声，阿山看都没看手机的屏幕，放下骨瓷的茶杯，顺手从沙发右侧靠木质屏风的条案下拿起一根棒球杆，向中堂的门口走去，途中摁灭了客厅的灯。

外面的雨虽然小了，但还在下着。他站在雕花木格栅的门窗里面，手握着棒球杆，眼睛盯着前院，呼吸逐渐模糊了木格窗的玻璃，他用手迅速地擦了一下。

玻璃上的雨珠在滑落，倏忽一个黑影从桂花树下飘过，往阿山这边靠近。他下意识地扬起手中的棒球杆，黑影走到廊檐下，往木格栅上啪啪啪地使劲砸着门，对方并不知道阿山此时就在门的后面。阿山仔细辨别着黑影的面目，黑影不停地拍着门，嘴里重复地喊着：“阿山，开门，快开门。”

就在黑影张嘴喊的时候，一道闪电劈了下来，阿山正好借助闪电的光看清了黑影的面孔，原来是靳东，算是他的茶友，并不是什么深交，都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的。

阿山虽然是个以写字为生的文人，但是性格中有侠义的成分，算是性情中人。平时通过写作的文化圈子结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，在一起喝喝茶、喝喝酒、聊聊天，过滤了一些人之后，谈得来的性情中人便成为他的座上客。但他分得很清楚，跟他们仅限于喝茶聊天。按说文化圈子是个相对纯粹的

圈子，接触各界人士的机会并不多，但是随着社会进程的推进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那么一清二楚了，总有些方方面面的关联。

靳东就属于一个典型的江湖人士，40岁左右，开着一家私人的贸易公司，其实做的是高利贷的生意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下与阿山结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，靳东很欣赏阿山理性看待世事的態度。

他觉得靳东还算是个豪爽之人，与一般市面上的生意人并不一样，身上有一股喜欢打抱不平的义气。靳东经常会从市区到阿山这儿来喝茶，有时阿山开玩笑说：“东哥，你这茶喝得实在是贵啊，从市区到我这儿的油费都够你在市里进两次茶馆了。”靳东总是笑着说：“不一样。喝茶不重要，关键是一起喝茶的人。”不过，今天这个雨夜的突然造访确实从未有过，也不似他的风格。

阿山认出是靳东后，立即打开了门，靳东一脚踏了进来，大理石上立刻漫延开雨水来。

“怎么搞成这样？”阿山边跟靳东说话边打开灯。

“说来话长，公司出了点儿事。”

阿山这才看见靳东的手臂已经破了，血水沁红了衬衫。

“被人砍了？”

“嗯。不好意思一时没想到比较安全的地方，就一路往你这来了。”

“没事儿。放心，我这还算安全。”



阿山帮靳东处理了伤口，上了药做了简单的包扎。

“你这东西还挺全的，包扎的手艺也不错。写字的手还会这一套，从哪学的？”靳东神情略有缓解地说。

阿山给靳东倒了杯热茶：“喝点茶，压压惊。都是些生活常备品，没什么。你明天还是要去医院缝针，刀口太长了。什么情况啊这个城市里还有人敢砍你？”

“为了追一笔款子，得罪了对方，被人盯上了。”靳东说着上下摸了摸口袋。

阿山从茶几上递了根七星给他：“你先凑合抽。你知道我不抽烤烟。”

“这笔款子放的时候光想着赚钱，没调查清楚对方的背景，大意了。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感兴趣，不说了。放心，不会连累你。”靳东猛抽了几口。

“你误会了。怕你连累我就不会让你进门。你也行走了这么多年江湖，能在这种时候来找我，说明你至少当我是‘半个朋友’。”阿山自己也点了一根烟。

“阿山，够义气！这事儿说来话长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。等我先把眼前的事搞定，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你说。”

“好吧。也不知道能帮你什么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说。”他给靳东沏了一杯茶，接着说：“对了，你怎么来的？怎么没看见车啊？怎么不给我打电话直接就翻墙了？”

“他妈的倒想给你打来着，没找着手机，估计那帮家伙

追我的时候丢了。怕他们开车追我，我是一路狂开还在市区兜了两圈，然后往你这来的。”靳东说着自己从茶几烟盒里又抽出一根烟。

阿山突然站起来说：“你把车停哪了？”

“怎么？你院墙外呐，我着急就翻墙进来了。”

“走，把车开进来，我去开院门。如果他们真想弄死你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，你这车就是给他们提供线索。”

车子停好后。靳东又点了根烟，说：“我刚才翻墙进来，你开门够快的，手里还提着个棒球杆，好像知道我要来似的。”

阿山嘴角微扬着说：“我这装了一套监视报警系统，像翻墙这类非常规的行为，它就会通知我。”说着拿起茶几上的手机。

“阿山，你不像个文人！”

“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？”

“哪有普通人家装这玩意儿的，何况是一个写字为生的人，更用不着啊。”

阿山看着靳东的眼角好像泛着一种狡黠的光，微笑着说：“别人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啊。就是当时帮我做装修的朋友推荐的，没好意思拒绝就这么装了。”说完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：“你倒挺注意细节啊。说到这，我记得你平时身边都有一两个兄弟跟着你的，今晚怎么……？”

“细节这个东西不是都受你的影响嘛，”靳东说着又点



了一根烟，“本来约了一少妇吃饭的，所以就没让他们跟着，估计那帮孙子一直跟踪我，趁我落单就他妈的下手了。”

阿山看着左侧沙发上的这个人连续抽了四根烟，虽说情绪已经平复了，但他的内心还是惊魂未定。

“你这个少妇杀手！那你怎么断定是放贷的事？也可能是少妇的老公或者少妇的二爷找人教训你的。”阿山用玩笑的口气说。

“不会不会。我找的女人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患。除了放贷我也没有什么结梁子的事。”

看着靳东裹着纱布的胳膊，眼睛里那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，阿山顿觉人这种动物真的很有意思。

“你够自信啊！”阿山说着哈哈大笑，靳东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
把靳东安排在后院的客房里，阿山回到挨着客厅的书房。

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，四面墙都是由地板而上的格子型书架，中间放着一张深木色的大大的书桌，桌子右上角是一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翠绿色台灯，灯座边有一方砚台，上面分别搁着一支中豪与细豪的毛笔。左上角一叠书，书的前边放着便签纸，紧挨着的是古铜色老电话机。一台笔记本电脑与一台台式电脑摆在中间偏右的地方。

靠右侧书架的角落是一部手摇式唱片机，铜锈斑驳的大喇叭像一朵肆意盛开的花朝着整个房间，好像要把每一个

音符照耀到书架的每一本书上、每一张纸上，每每老唱片开始旋转，沉溺着民国时期上海滩格调的气质，要把时光与容颜在这个空间里融化掉。他早已习惯于把每一个物件各自安排在妥当的地方，同样，对每一件事也如此。

他坐在电脑面前，手啪啪地敲着键盘，写着那些深夜不为人知的事。与往日不同的是，今晚有个意外来客。

3

一早，刘妈已经把早餐做好。洗漱之后阿山问：“做什么好吃的了？”

“今天清淡得咯，麦片粥。不过有你喜欢的水煮花生米。”刘妈边说边摆着碗筷。

“刘妈，多拿一副餐具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昨天夜里来了一个朋友，在客房呢。”阿山解释道。

靳东早餐后就说要回市区探探情况，阿山又提醒他要去缝合刀口。

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

每天傍晚散步的时候依然是他最奢侈的享受。忙着手边两个杂志的专栏，还有自己构思五年的讲述当代心理疾病的



小说，也准备着手开始写。靳东离开一个星期后，又出现在阿山的老宅里。与上次不一样的是，这次不是一个人。

“到底是老江湖，知道把车给换了。”阿山边走边对旁边的靳东笑着说。

“这不都是你提醒的嘛。”靳东精神焕发地说，“哎，我发现你做个作家真亏了，应该为哪个特务机关工作。”

客厅坐定，刘妈给他们泡了茶。

“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我手下的兄弟你见过。这位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兼公关部经理。”靳东指着对面的女人说，却被自己的介绍弄得笑起来。

“你好你好！”阿山看着这个女人打着招呼，又侧脸对靳东说，“这应该是你公司的重臣啊，欢迎光临。怎么称呼？”

“江雪，”这个女人微笑着回答道，“很高兴认识您阿山先生，久仰大名！”

说着起身，两人的手在茶几上方握在一起。这个瞬间阿山有种莫名的感觉，这个女人的手指轻柔，但皮肤却跟她的名字一样冰凉，一点不似表面的柔弱身段表现出来的气质，一股寒冷又微暖的触觉，说不清说不清。

很快，阿山让大脑高速的思索又回到客厅里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微名不值一提。来，尝尝这个茶。”

阿山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：“胳膊好了？今天这个架势可不像特意来我这喝茶的呀，少了份喝茶的神情，多了份未知

的心思。”

“就喜欢你这眼力！本来真不想来，但一时又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，所以就来跟你聊聊，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阿山给他递了根烟，说：“嗯，说说看。”

“就是上次的事，你当时问我怎么回事儿嘛，当时只是猜测还不能肯定是谁干的。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查，已经基本弄清来龙去脉了。先不谈我报不报仇这事儿，现在的问题是我放出去的银子收不回来。还不能来硬的，弄不好就彻底收不回来了。”

靳东端起茶杯接着说：“一开始放银子的时候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，也调查了他们的整体实力，一致认为房地产公司手里边儿有地皮，又有好几个在建的楼盘，我不用担心还款能力啊。不但不担心，就他们那个规模还可以狠赚一笔，他们给的利息高啊，月息20%。”

“既然这么有实力的公司你就没怀疑过他们为什么还要拿高利贷？”

“这个我们也考虑过，靳总从侧面了解过，当时银行银根紧缩限制了贷款的审批，又正好赶上去年金融危机，房地产正处于寒冬期，所以当时跟靳总说临时拆借600万用三个月还款。靳总觉得数额也不是很大，加上很吸引人的利息，就放给他们了。”江雪接过了靳东的话回答着。

“到期了为什么收不回呢？而且你说就是他们砍的你，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啊。”